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目錄

書魯僖禮 大蒐大閱非僖辨 哀王賜魯天子禮樂辨

書魯禮改革

祭祀總論

書魯郊 魯有冬至所穀二祭辨 穀梁一月一卜說辨 三望  
諸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郊牛之口傷之字

公穀說辨 公羊以書不郊為不免牲辨 以用郊但為議  
不時辨 胡傳用人之說辨

書魯大雩 書早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  
為雩辨

社不書用牲于社觀社非禮則書

書魯內祀 禘 大事 有事 嘗 烝

大事為禘有事為時祭辨 公羊三年禘五年禘之說辨 諸  
儒禘祫為二之說辨 祫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

自出越說辨 曾無文王廟辨 廣信公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書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馮氏說辨

書魯樂制 六羽杜解辨 公穀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書魯僭禮

大蒐大閱非僭辨 成王賜魯天子禮樂

周室既微諸侯多僭舉魯則諸侯可知然春秋魯史孔子不取也

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

孫復尊王說 徵桓五年

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陪臣僭大夫上爲

之則下有甚焉者矣

呂大圭 或問

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

子出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此春秋所以始於隱

蕭楚 辨疑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

不止僭大夫而竊弓玉祀先公僭諸侯矣

王應麟困 學紀聞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

姚舜 牧疑

問

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世守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恐其未明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其常古此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亦異也

文苑英華高郵魯議

禘禮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雍禘太祖周頌也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魯侯國用之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

胡傳僖八年

魯僭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於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己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於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况其下之羣公平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僭用日至之郊宣三

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前此羣公之廟無不用八佾也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孔子身為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於桓再見於僖成五見於襄而七見於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至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於痛哭焉

顧棟高大事表○按經書禘二實皆時祭也時禘禘禘諸侯所有魯但僭禘之禮樂耳詳見內祀門

諸說顯氏亦深辨之此係內僭禘之說尚誤故刪節

魯僭王禮凡三禘郊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孰有日至啟蟄二郊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惟用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得雩魯僭王禮特書大雩表其異於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書過時書用日至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己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又五禮源疏口號篇

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書大若雩則諸侯之雩

與天子之雩爲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家鉉翁詳說桓五年

周禮大閱誓三軍盡舉而閱之必於仲冬恐妨農也書秋八月大閱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非也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

肆大書救大過也或以爲僭故書大亦非

趙聘飛  
徑登

諸家謂大蒐大閱俱僭天子禮不盡然也蒐閱云大謂悉徵國內之衆非以大小爲天子諸侯別也傳稱晉子犯曰大蒐以示之禮又鄭子產簡兵大蒐二子皆秉禮者而行之則知大蒐不獨天子稱之矣

徐庭垣管窺○按舊說皆以大蒐大閱爲僭此二條所論特明通應從之

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

竹書紀年○按是時請而未許蓋其後不請而僭矣至僖遂僭郊禘

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也成王周之盛王謹於禮矣其或於天子諸侯之別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

劉敞  
意林

永嘉陳氏本臨江劉氏之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禘晉郊鯀等事證爲東遷僭禮又引定四年祝鯀舉成王命魯之詞

不及郊祀辨難甚至

李廉  
會通

按闕宮之第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與何以兼舉并賜之邪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侈然行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可怪也

周洪謨  
疑辭錄



破明堂位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石林止齋參考之甚備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呂覽之後不足據

黃農日鈔信二十一年

明堂位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漢儒緣此以解閼宮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因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蓋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末世之失禮也明堂位周末陋儒爲之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也按春秋桓五年書大雩焉始桓也閼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閼也僖二十一年書四卜郊始僖也魯頌閼宮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魯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也

湯慎丹  
銘總錄

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何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

則爲誣飾之辭可知

姜炳璋讀  
左補義

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非成王所賜也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臆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於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誇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之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遜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左氏傳隱

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醢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歆形醢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从上自天子之幸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氏爲得也止齋此論千古未發明堂位出於漢儒特傳會魯頌白牡駢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於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

顧棟高大事表書  
陳止齋郊禘說後

按魯有郊禘重祭祀禮者以爲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闕宮當及之頌第言錫山川  
土田附庸絕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  
公之時爲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凌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  
王遣使命諭止猶有請隨弗許慎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  
其無王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卽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因以駢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  
其始於僖公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僖八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禘者非僖公而何因致夫人始書  
禘因四卜不從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其享祀受福以爲虛  
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有不可掩耳

江永鄉黨圖考

明堂位云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祭統則云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勤勞而欲尊魯賜之以重祭一則曰成王一則曰成王  
康王無定主之辭史記又稱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所請  
亦在春秋以前何以入春秋歷隱桓莊六十年不見書閔二年始書  
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邪固曰非有變不書何以隱桓莊六十年及  
僖又三十年郊無一變自此年終春秋百五十年凡九有變邪洛誥  
曰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觀此則所云賜以天子禮樂者或  
是禮樂之器得用於周公之廟而後世積漸僭用大禮耳張自超宗  
朱辨義  
通考謂明堂位言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  
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斯言得之惠周揚  
詩說

隱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

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八佾也○魯僭用八佾於太廟以祀

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

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胡○魯僭天子

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孫復

發○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降而用六也雖降

而用六然獻諸仲子之宮則僭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宮而羣公

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之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

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是知

羣公之僭如故也黃仲炎○使魯不會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

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朱子語類○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

爲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程端學○僭之自上

效之在下僭之自今效之在後煬武不當立而立桓僖當毀而不毀旅泰山舞八佾以雍徹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之家不在隱桓而在定哀之世是以君子慎其始也官或言考或言立考之言成也要其終之辭也立之言寘也本其始之辭也

張大亨通訓

○使

隱公聞衆仲之言知八佾之僭羣公之廟皆降從侯國之常制則上下各守其分他日豈有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徹之事乎

自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以至陪臣執國命天下之禍

無時而息矣聖人於此安得不謹而書之

鄭玉嗣疑

○妾不可僭嫡

猶臣不可僭君以用六爲善蓋本孔穎達善其復正之說不知

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而已無所

謂善也

彙纂

○舊用八至是用六書初徵前過也仲子并不得

用六書獻六徵今過也

高樹然釋經

○兩句當作一句讀蓋於仲子

之宮獻六羽爲獻六羽之初非羣廟獻六羽之初也猶云前此  
不獻六羽今此仲宮初獻六羽也書仲宮初獻六羽以譏羣廟  
之僭入也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貶在彼者此類是也

張自超  
宗朱辨

### 桓五年秋大雩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  
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因旱以書郊禘  
凶事以書而義自見

胡傳

○書曰大雩雩于上帝僭也何以必其

雩上帝哉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

蕭楚  
辨疑

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  
爲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於社則書皆非禮也

齊履謙  
統紀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天子諸侯黜堊而今丹之非也天子之柄斲之輶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禮經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

陳深頌春秋編

○天子伐鼓于社天子尊

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鼓于社非正也

呂大圭或問

○按文十五

年左傳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莊二十九年新延廢

穀梁延廢者法廢也○春秋二百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廢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僖公修泮宮詩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又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太室屋壞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

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制也延廢者天子之廢非諸侯之廢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廢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日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爲而爲故日新作劉敞意林

莊三十年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禘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二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江永羣經補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吳澂纂言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南門者法門也范注天子諸侯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在故謂之法門○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劉敞傳○顧命孔氏傳南門路

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敝而斥大之汪克寬纂疏引王雋○南門路門也因

舊而修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古者謂國門爲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路門亦爲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魯以天子臯門之制爲庫門應門之制爲雉門而路門猶是諸侯之制新作南門豈非又僭天子路門歟葉夢得傳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僭莫重於祭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

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

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

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胡傳

○春秋卜郊者四無一

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

而僭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趙鵬飛經塗

○禮有可止而不止者有以知其心之僭禮有不用而用者

有以知其心之疑僖公之四卜可止不止豈非心急於僭哉不

用而或用非心懷夫疑哉知法制之不足畏而猶恐神明之不

可欺其疑者其覺之機也不自覺而屢瀆焉神明豈容瀆哉經

者其非而傳發其義焉

謂公羊傳

嗣是有五卜者矣有用郊者矣卜

至於五瀆愈甚也不卜而用懼不從也其欲僭之心愈急於僭

其疑之之心有懲於僖僖公萌於前子孫成於後也

林希逸處齋續集

○吳氏戴氏說見祭祀門魯郊總論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

周王業自文武始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禮也諸侯惟太廟不毀耳魯人以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如周之文武僭也聖人因屋壞書之以見其非禮

吳徵纂

文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則僭禮之中復有罪焉二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而僭天子越縉行事之禮非禮甚矣

張洽集注

成二年春立武宮

見宮廟門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猶三望

鼯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  
豈享僭哉鼯鼠之害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鼯鼠豈人致之  
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  
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

趙鵬飛  
經筵

成八年衛人來媵 晉人來媵 齊人來媵

公羊傳孫復劉敞王介之等說見昏禮門

又 冬大雩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至於五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

汪克寬纂  
疏引師協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襄五年秋九月大雩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郊非禮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

高閔集註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高氏說見書災異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旱甚而再雩志其僭且數也高闕集注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又立煬宮

義見宮廟門成六年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何本○雉門兩觀

天子之制孫復尊王發微○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蓋庫雉既僭更其名以少異於周制亦猶郊不

用至之日而卜用三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



門則雉門兩觀皆僭也

趙鵬飛經筵

○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

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

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

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胡

○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不言作

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

災而不知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

高閎

○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

其僭久矣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汪克寬纂疏引杜詩

○雉門者公宮

之南門兩觀者雙閎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

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閎其又稱觀者以兩閎縣象使人觀

之謂之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胡氏襲公穀之

說謂雉門不宜有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

門言魯庫雉二門法天子之臯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臯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於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卽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塋而經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毛奇齡傳○愚按諸儒多本公穀以雉門兩觀爲僭毛氏獨辨其妄以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昭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也所辨是與前儒邱氏說合邱光庭兼明書趙子曰復作兩觀議仍舊也其意以兩觀爲僭按左傳毛詩禮記皆云諸侯有觀臺又曰臺門則趙說非也魯所僭者庫雉僭臯應之制耳書僭在新作不在雉門兩觀也

定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一秋兩大雩僭瀆之甚

注克寬纂疏引疏季宣

定十二年秋大雩

定十五年春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高閏集注

○考

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勝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

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注克寬纂疏

哀元年春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非禮而以爲常事春秋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不勝書故聖人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書於策以誌其失

胡傳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

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

高閏集注

○桓爲哀之十世

祖僖爲哀之七世祖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

孫費○季氏悖亂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家

經解○晉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

翁詳祖廟親盡不毀者無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汪克寬

○書魯禮改革

趙子曰凡變常之事皆書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是也作者不宜作

也作三軍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煬宮是也凡故舊而遂以爲

常者則曰初六羽稅畝是也言自此而常行也躋僖公作三軍不言

初者暫作暫用非常行也陸清

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邱甲立武宮作三軍會

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

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李廉會通

宣十五年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說見僭禮門

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見祭祀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今擅變先王仁政既借其

力以耕公田又稅其私畝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

汪克寬案疏引胡寅

○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井田之法自此始壞

家鉉公詳說

成元年春作邱甲

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

則作邱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

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先王之稅旣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旣

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

劉敞意林

成六年春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立之非禮

孫復尊王發微

○案王制祭

法則諸侯宗廟有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

輒立之非禮明矣

張洽集注引劉綽

○餘見宮廟門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

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廢壞而公室之三

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經凡

書作者不宜作也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可知罪之

在矣

汪克寬纂疏

○餘見軍制門

昭五年春舍中軍

見軍制門

定元年秋立煬宮

公穀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杜○餘見宮廟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三傳註說見祭祀門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何以書譏始用田賦也○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杜○

初稅畝田制壞作邱甲兵制壞用田賦則兵民之制再壞余林心學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古

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邱甲邱甲者據邱出甲也

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三變爲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

既溢其稅之額又益於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

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疑問○餘見田賦門

○祭祀總論

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陸道纂例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王制疏

引禮度注

禘祠烝嘗之祭見於經者惟烝嘗而不及禘祠郊社之祭見於經者

惟郊而不及社故知常事不書有所譏焉則書也崔子方

經解

常禮不書所書者志其過時失禮啟蟄郊之時龍見雩之時始殺嘗

之時閉蟄烝之時啟蟄者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夏之夏周之秋

章如愚考索

也始殺者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也續集引陳岳

啟蟄而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祀南郊配后稷以祈農事龍見而雩謂

建巳之月蒼龍七宿皆見東方雩祭爲百穀祈膏雨也始殺而嘗謂



建酉之月白露爲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薦嘗于宗廟也閉蟄而烝  
謂建亥之月昆蟲閉蟄萬物皆成可薦者衆享祭烝于祖考也

四庫  
案語

曰國五年正義云始殺嘗祭實越于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

言凡祀舉郊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也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

卜日又有吉否則仲月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日以四時仲正之也祭

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

杜預  
釋例

啟蟄建寅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四者咸指月之中氣言之自茲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內皆爲祀限若踰斯限是爲過時矣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不舉月而舉氣者月分四時間之以閏其節未必恆在其月爰指天宿物候以爲徵驗土功之例亦猶是焉

馬驥左  
傳辨例

○書魯郊

魯有冬至祈穀一祭辨數梁一月一卜說辨三望諸說辨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郊牛之口傷之字公穀說辨公羊以書不郊爲不免牲辨以用郊但爲饗不時辨胡傳州人之說辨

郊謂圍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

日報本反始之祭傳云啟蟄而郊是祈農之祭

孝經注疏

周制冬至祀天圍丘禮神之玉以蒼璧牲幣各隨玉色牲用犢

幣用繒王服大裘冕無旒乘玉駘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

旒以祀罇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以棗栝爲藉神席其樂鼔

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樂六變天神可禮矣祈穀之

壇名秦壇在闕南五十里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日用辛

杜佑通典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信齋楊氏曰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

祭感生帝者也攷之月令左傳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

說此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蓋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知此則注家附會之說俱可一掃矣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冬至報本郊特性所言是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據此則魯以孟

春祈穀爲郊啖子曰孟春周之三月

李廉會通僖三十一年

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魯郊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

三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失也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謂魯有冬至祈穀二郊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

汪克寬纂疏同上

說者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然則奚稱周之始郊日以至邪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者董仲舒之議是也魯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

卜自建子之月始

劉敞意林備三十一

啟蟄而郊是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則不書也禮養牲在滌三月先三月卜牛而養之三月始成牲故經於正月則書牛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正月牛方在滌未得爲牲也於四月則書牲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乃免牲是也在滌

三月已成牲也

黃仲炎通說同上

祈穀之祭在春王三月建寅之月傳所謂啟蟄而郊是也穀梁建寅之祭誤作建子之祭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亦無三月祭圜止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歎沿誤至今

毛奇齡傳  
哀元年

郊特牲孔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禮是二郊也鄭康成則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穀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巖案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

郊者祇當以杜氏爲主

陸隴其讀禮志疑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之祭在于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圓丘皆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啟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啟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啟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卽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祈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啖氏已言之朱子闕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日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

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于月之說則魯郊之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如以下牛之時卽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

姜桓璋讀左補義

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止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傳曰啟蟄而郊疏夏小正正月啟蟄故漢氏始以啟蟄爲正月中雨

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

節迄今不改

朱鶴齡讀  
左日鈔

魯不得有冬至大郊之事而於啟蟄所穀殺於天子也郊曷爲卜祭則卜日也比甸而卜違慢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所穀之祭則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祗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干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曷爲或言免牛或言免牲未卜曰牛既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牛運以上  
震傳總論

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

成卜七年

何注正月歲首上辛猶始辛皆取首先

之意

按鄭康成日用辛者  
人當齋戒自新祭也

穀梁傳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

也五卜疆也

疏知其不可而強爲之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牲傷

日牛未牲日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

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

始庀牲然後左右之

注庀具也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須復卜疏六月

待十月乃繫養若六月簡說有變則七八九月上甲皆可簡擇

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

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

注疏十月繫後有變是時不妨亦事故不書正月以後妨

郊故書也○哀元年○按程端學辨疑曰六月庀牲雖有變不道待正月然後言牲變恐無是理○毛氏辨一月一卜之誤見上

卜郊之事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

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傳云禮

不卜常祀也襄七年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公羊之義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郊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意異鄭元意與左氏同故鄭歲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禮記曲禮正義

郊特性云郊之用辛言魯禮也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郊也葉夢得曰言周之始郊正以別魯禮鄭元以迎長日爲建卯月非矣冬至祭天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寅月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爲祈穀之郊故傳云啟蟄而郊也然則周郊非用辛歟曰召誥丁巳

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橫渠張氏謂言日至則不必

卜日曲禮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

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是足以明周郊之非用辛矣

袁桷清容居士集

郊不過春過春而郊則失其時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春秋  
不書卜郊者自日至以至啟蟄後皆郊之時也僖公襄公之四卜其  
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成公五卜則又甚矣襄七年至四月而始  
三卜是卜之後時亦非禮也然則得其時而得其度者豈以爲禮乎

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之云爾

陳則通提綱

周郊以日至祈穀以元日

鄭康成以爲上辛

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

禮而名曰郊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  
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又不

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旬有一日不吉則筮違日曲禮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日違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梁以爲踰月乃

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爲郊之時亦與啟蟄而郊不合

董豐垣識小編

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襄七年三卜曷爲書以書不從免牲而錄其始也定哀之郊曷爲書以書鼠食改卜而詳其究也蓋不從而不郊幸之也遇災而猶郊甚之也

高澗然釋經億三十一年

或言卜郊或言卜牛何也卜郊者兼卜牲日卜牛者專卜牲也牛死乃不郊爲牲廢郊也卜郊不從乃不郊爲牲日皆不吉廢郊也牛傷牛死何以書爲災也卜郊不從何以書爲譴也譴於天以爲上帝弗歆也

郝懿行說以上畧宣三年論卜

牛在滌日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有牲

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

不郊

李明復集義宣三年引謝暹

穀梁謂十月始繫牲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自周之十一月下旬養牲至二月中旬牲成故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說是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宜書故書牛傷者在正月正月有變而改卜猶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與在滌三月不合

李廉會通僖二年

十一

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羊曰傷者曰牛穀梁曰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襄七年免牲皆在四月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牲曰牛亦是也

又

或止書免牲或止書不郊或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凡不郊皆卜免

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起不郊之文也

李廉會通方苞直解

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饑鼠食郊牛角何爲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綉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色純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讀充人則繫於芻牢之三月展牲則告牲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牲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展牲者肆師展之於未祭之初充人展之於將祭之日穀梁所謂日展解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

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盡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麋鼠食郊牛而不

言口與角其變尤甚於宣成也

惠士奇春秋說○以上論郊牲

魯僖郊自僖公其說可信蓋僖之前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亦如其作頌也然魯先公猶畏

天災因災不郊者有之至定哀習玩既久雖天災不畏矣戴溪講義定十五年

魯之僭郊天不從而人不允郊牛之變天示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麋

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有變而不郊者四猶三望者三免牛者一

免牲者二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趙鵬飛經筵宣三年

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

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

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薦作亦可以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

吳激  
其言

書郊皆志變異與非禮也變異之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也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於失禮之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

趙訪  
屬辭

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魯以周公配天能無媿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

衛湜禮  
記集說



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成公七年以牛傷不郊十年以下不從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肆意欲爲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爲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弧韜設兩觀舞八佾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諂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屢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者不知其幾也深味聖人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魯所穀啟蟄之月僭郊之制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又僭用日至之月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是也或踰

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鬪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

而惡見矣

顧棟高大事表引華氏說○氏駁之見下宣三年

書郊非譏其瀆卜亦非譏不時蓋假禮之變以著其僭耳諸僭以二

譏樹義非犯此者遂與之乎非春秋謹僭之旨也

高澗然釋以上論經襄七年○魯僭郊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

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通義

子讀東坡蘇氏論不郊猶三望之說而有疑焉其言曰春秋之所以

皆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緘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不郊猶三望間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又曰魯雖不郊而有三望者存焉夫子所以存周之遺典也夫春秋之論事莫重于禮禮莫大于名分名分莫大于僭君郊望之典惟天子得行之魯侯國也而用天子之禮僭亦甚矣聖人不斥其僭而顧予其爲能行周之遺典則是以王朝之典而下行于諸侯不必名分之守而惟典禮之脩抑何其味輕重之衡失是非之實也名分之與典禮相輔而行者也先王制祭祀之禮各有等衰魯不守名分而僭禮是行固已背先王之教而昧等衰之義矣尙安在爲能行周之遺典也古者天子之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新穀之郊望祀之郊於日至之郊行之魯之所僭者新穀之郊也

孟獻子曰  
啟鑿而郊而

周官大司樂而魯  
職以祀四望

則止於三望禮雖稍降而僭終不得而掩矣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則知告朔朝廟之必當遵書不郊猶三望則知郊望之皆當去

光不郊猶三望以上論說見湖海文傳○三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專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

一卜乃成四卜也

孔疏

○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於上帝謂

夏正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魯僭天子郊禮然猶不敢直

用上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若三

卜皆不從則不郊今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

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卜而吉則放其牲也望者郊時

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四望闕其一也

不郊而望亦非也四卜猶三望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趙泂集傳

○魯

入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郊之制自惠公請

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詩人究言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則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譏其僭是又

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

趙泂集傳

○郊以三月今四月卜卜止于

三今四卜免牲則無望今猶三望皆非常

戴祖啓五測

公羊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

陸道纂例引啖助

○傳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

俱卜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

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

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孔疏

○所謂不從者

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

劉敞傳

○未牲日牛既

卜日牲

趙鵬飛禮至

○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

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

汪克竟纂疏

○按宣三年郊牛之

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正與啖助帝牛不吉改卜稷牛以代

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皆不郊之說合而彼傳以爲非禮杜注謂郊不可廢牛雖傷死當更改卜與啖氏說異竊意稷牛又死自應不郊但不郊而望爲非禮耳觀經文猶字可見若如杜注不可廢郊則凡書四卜五卜皆無譏豈理也哉

葉酉  
先述

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公羊三望者望祭也曷祭祭泰山

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讓不郊而望祭也○三望祭分野之星及國內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

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注杜○望者祭山川之名謂海也岱

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注范

注○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

則正是諸侯之禮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

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無及星

昔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於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尙書望於山川柴望秩於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元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

毛奇齡傳

○三望當從鄭康成說鄭據禹貢海岱及淮

惟徐州魯卽徐地則是淮海岱也書云望于山川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並指山川言而周官祀四望祭山川別爲二類又

一祀一祭分屬天地蓋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

見周官鄭注

不得及

餘山川其質附於地其氣屬於天皆能與雲致雨四望以氣言故從天神日記山川以質言故從地示日祭耳

高樹然釋

○鄭司

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尙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方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云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卽左氏說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詩閟宮正義引鄭駁異義音者楚昭王日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賈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康成本此其義審矣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禘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

以三明矣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

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陳壽

義疏證 ○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陸淳

引 ○三望魯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三望書也虞書曰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因郊而望祀山川也周書曰

柴望大告武成則燔柴祀天因而望祀也蓋天地神元不可偏

廢也趙鵬飛 ○乃者不得已也猶者可以已也郝懿行 ○愚按

三望解諸家不同胡傳取公羊諸家多從之彙纂疑之毛西河

高爾農陳恭甫主鄭氏解而疏通證明之足破前人聚訟當爲

定論又按諸侯有祭名山大川之禮則以望爲僭者非也三望

正是魯禮以爲非禮者亦誤也毛氏說是陳氏引證更明春秋

書猶三望譏不郊而望非譏僭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扱社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公羊所謂養牲養二卜者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  
卜得吉而後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帝牲滌宮名養牲  
之處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惟具是視者視其身體具無災  
害而已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以養二之時稷牲亦在  
滌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孔廣  
森公

羊通

○穀梁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

亡乎人之辭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納而  
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

牲未用謂之牛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牲之爲

言爲其全而無傷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

公爲事天者息矣

葉惠得傳

○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宣

公暴弑逆理亂常持是饗帝故天譴之

家鉉翁詳說

○春秋書郊牛

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鼯鼠又傷郊卜之

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鼯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

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災傷不

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塋乃者繼事之

辭所以著不郊之由繫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

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

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而不知止也

注

寬纂

○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

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而不殺者以爲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

牛運震傳

○公羊云其言之何緩也穀梁

日之口緩辭也以之爲緩辭不解文義趙氏日之語助辭耳

程

疑辨 ○穀梁言己牛矣尙卜免之非也書改卜牛者卜新牛非

下己傷之牛也

應揭謙集解

○杜注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

以王事廢天事與漢儒說合王制日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鄭志日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縵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而張氏洽汪氏克寬以爲忘哀從吉非矣

凌昭公羊禮說

○葉氏酉說見上倍三十一年

左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

不郊而猶三望故譏

吳微纂言

成七年春王正月饗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饗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杜注

○饗鼠甘口有螫毒齧人及鳥獸皆不

痛一日甘鼠鼠之最小者傳曰稷蜂不熏社饗不灌蓋其所託

如此

陸佃

○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饗所食蓋繫於牢設福衡以

制其角故饗得以制之

羅願爾雅翼

○鼠食牛小害大之象三桓之

強兆矣許氏之說是也

徐學謨春秋億○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

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

之志成始弗戒亂象已著矣○穀梁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非

也春秋記災異刺讓時君且明鬼神豈爲免有司之過乎

劉敞權衡

○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

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

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汪克敏

○麋鼠兩食而一免一否既改卜不行免牛之禮也免

則不更卜也免牛卽不郊本文複舉者以中有間事耳

高澍然釋經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不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高閔集注

○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

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吳澂纂言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



郊不過分遂不郊

毛奇齡傳

○書卜郊不從四條惟此書五卜不從

天之告魯以不享者如是諄諄也實以僭禮損神之甚耳

周禮

辨錄

○卜郊不從者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免牲不書不郊既免

牲則不必書不郊也此年襄十一年書不郊不書免牲不書免

牲者不行免牲之禮也不書免牲則必書不郊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夏之始可以

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器械不備不可以祭

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美也非享味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

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

而直用之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

書用

趙鵬飛經全

○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

日不卜牲而猶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吳敬纂言○

三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則

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啟蟄而郊啟蟄夏之正月

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正月皆失

時矣奚獨至於九月而後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

則四月事也五月則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必

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

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於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

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

蕭楚辨疑

○用郊

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爲農事也

趙仿屬辭

○公穀以用郊爲譏不

而則書九月足矣曷爲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  
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  
月非時也用又非禮也御纂直解○用郊言不由卜而用是日郊

也蓋魯卜郊恆於四月定公以五月郊當是四卜五卜而從耳  
是年四月未嘗不卜以不從而止至九月直用辛丑日郊不更  
卜故如是書而前此卜不從不書者本年有郊不能書乃不郊  
而空書卜不從義無所附而辭亦贅也或以爲譏不時故書用  
然則得時可用矣非春秋謹信禮之旨也高澍然釋經

劉氏敞謂用人以祭非也邾用鄆子楚用蔡世子皆快意於雖  
敵安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且書執書人然後書用則知爲用  
其人若用郊則與用牲用幣用田賦用致夫人文義正同安得

鑿爲異說

日講

○用字無解恐經文有脫誤胡氏謂以人饗

非毛奇  
端傳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穀  
梁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釋例曰歷  
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爲中氣二月節雨水春分爲中氣是啟蟄  
爲夏正寅月中氣也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耕  
謂春分者言啟蟄卽當卜郊不得過春分傳言既耕而卜郊宜  
其不從是此卜在春分之後故譏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其下卽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  
是郊而後耕也獻于此言正與禮合疏○公穀啖氏皆以三卜

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此三卜而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識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汪克竟纂疏

○卜郊止

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姜炳璋讀左補義

○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

卜郊瀆也

牛運震傳

○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

前周四月卽夏之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祈農必祀稷非長至配天之祭也杜注誤

毛奇齡傳

○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二月乃

卜郊故獻于日今旣耕而卜郊杜以春分爲耕時誤

王引之經義述聞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從者牲日皆不吉也故

不書免牲惟誓不郊而已汪氏曰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然則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書免牲何也行免牲之禮也彼蓋牲不吉非日不吉故但書免牲既免牲則不郊可知故不言不郊也

郝懿行說略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遍食其身○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致死

范甯注

○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

月故失時至五月乃郊

高閏集注

○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

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

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

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注克寬鼻疏

○公

羊云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何不書之如三卜四卜五

卜經皆書而第書辛亥郊歟此誤也

章如愚羣書考乘編業引陳岳

○魯郊因

改卜及卜不從錄既錄改卜則改卜後或郊或否不得畧是書

郊與書免牲書不郊同義非魯郊至是一變也如宣之改卜因

牛死不郊成之改卜因又食乃免使二公改卜後不遇再傷則

亦書某日郊矣

高澗然釋經

○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夏之三月

則過分矣杜氏曰過也是也

鄭文蘭辨義

哀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

音角而知求

傷展道盡矣夏四月郊不時也注疏日日展視而知其傷是展

道盡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不敬以致天變也

徐見總論

○不言牛死蓋未死也不言所食非一處也

郝懿行說畧

○此改卜

牛亦重在滌三月故至於四月而郊牛雖改卜郊已踰時書以

冠失禮

徐庭垣管類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牛運震傳

○凌氏辨譏喪中祭天之說見上宣三年

穀梁經郊牛下有角字其傳了然今無非也

段玉裁左氏古經正

○據穀

梁傳文則經文明有角字而穀梁疏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蓋誤據左公二傳而言也

孫志祖讀書勝錄積編

○書魯大雩

書旱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

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

禮月令疏引服虔注

○爾雅雩號

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

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爲遠誤矣

陳祈道履書

○杜注謂萬物待雨

又曰遠爲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非以遠釋雩也爾雅謂雩爲號

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

也

葉纂

○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



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爲盛遂名壇曰舞雩

錄

○趙子曰祈澤曰雩

祈雨祭畢星及山林川澤也

稱大國徧雩也

謂都邑徧祭之所以稱大

勤民之祀也故志之

已月雩祭常事不書○陸渚集例

○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

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

稱大雩也

孔疏

○定元年大雩公羊傳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

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按大雩卽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皆

祈焉不必專於上公

陸渚辨疑引趙匡

○記曰天子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

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帝爲壇南

郊之旁鞀鞀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竿笙鐘磬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

雩用歌舞而已魯諸侯當雩境內山川有歌舞而無樂僭天子盛樂

以雩上帝志非常也

趙汭屬辭

○公羊以大雩爲大旱是不知大雩之爲

僭也

李廉會通

○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魯用天子之

禮故曰大雩

劉敞傳說例

○孫氏

復胡氏安國

謂書大著其僭其意皆以

舊史不書大夫子書大以著之耳然使舊史但書雩何以知其非雩境內山川夫子必坐以雩上帝而加大字以著其僭也當是魯人侈其得舉重祭而自大之史臣因而以大書之而不知其僭之妄夫子春秋仍之以著其僭之妄也書大蒐恐亦如此

張自超宗朱辨義

○雩祀山

川百源及百辟卿士雲漢之詩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園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日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爲雩惟祀上帝悉罷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雩帝然後謂之大哉

惠士奇春秋說

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秋者鄭元云雩之正當

以四月周之秋三月旱亦脩雩祀社君以爲月令秦法非周典顛子

嚴以龍見卽是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強牽天宿以附會呂

不韋月令非所據也

桓五年孔疏

○楊氏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卽詩頌

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蓋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

帥巫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也龍見而

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爲百穀祈膏雨

與啟蟄之郊意同是以必用盛樂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以達神明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引信齋楊氏祭禮書

○春秋書雩二十一皆在七月以

後傳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巳月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

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讓也

陳祥道禮書

○雩歲之常祀不

能盡書因非時過災則書之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程子經說

○巳月之雩

常事不書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非常則書

孫復尊王發微

○龍見而雩自是

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

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率巫而舞雩

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

呂大圭或問

○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

之月一呼旱之祭夏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

爲失時非也

牛運震傳桓五年

○魯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巳月常雩不書

書者旱雩其一年兩雩一月再雩者旱甚也

陳則通提綱

○經書雩二十

一止書秋者七桓五年及成三襄五襄十六昭八定七定十二是也

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昭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

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襄十七昭六昭十六定元定

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

李廉會通

穀梁例雩得兩日雩不得兩日旱○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

見者大雩必爲旱旱時或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譏不雩也

孔廣森公

羊通義

### 桓五年秋大雩

左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所膏兩服注龍角亢也○公羊見災異門○書雩皆旱祭也即以此經證之上書大雩下書雩者蝗屬旱則生因旱而雩可知趙佑雜考○此旱祭也傳以爲過時非也牛運震傳○餘見前

###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 成三年秋大雩

### 成七年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安得

不雩乎劉敞權衡

襄五年秋大雩 左旱也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辛又雩

以下成羣立置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俛北面天子之社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木立之禮神之玉用兩珪有邸其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

杜佑通典

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而宗伯序祭有社無元舉元則天子獨用之舉社則其禮達乎土下也鼓人職曰以鼗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元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鼗鼓鼗鼓祀天神靈鼓鼗鼓祭地元是則元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禮大宗伯司服皆以昊天上帝與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至祭于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于澤中之方丘

而無南北郊之說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丘亦謂之大元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之神后后土實在庫門之內右而非在北郊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鄭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祭法太社以下有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大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丘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于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天子太社祭率土大元故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元國社侯社祭一方土元故但謂之社也

董豐垣  
議小編



蔡氏獨斷云社稷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註云壇壇與墉埒也祭法注云除地曰壇封土曰壇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壇爲擁上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壇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墻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墉埒則所謂墉者第壇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

焦循羣經宮室圖

左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疏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疏又云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

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

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

禮郊特牲疏

### 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魯語莊公將如齊觀社曹翬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社春蒐田之祭也曰觀焉則非以爲祭者也

燕書得傳

○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爲社事單出里

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爲

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

俗兆於今矣

張洽集注

○按孔疏齊桓用強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

民於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遼啟疆如齊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禮云齊棄太公

之法而觀民於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

毛奇齡

○春秋書云

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簡其車賦合

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

于社有變更矣齊寓軍令本欲速得志於諸侯魯鄰國聞其更

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

社而觀人之社也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

都鄙於諸夏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一法其名數與周禮大同

小異周制成於百人齊制成於二百人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滅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爲車五百乘合三軍爲車入百乘滅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車九家一人輕於周邱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邱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未嘗重於周也其異於周者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敎旣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敎順民霸者之政強民

唐仲友帝王

經世圖譜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又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三十年秋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注杜

○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

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

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太祝云類造禱禁皆用牲攻說用幣而

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禮記祭法正義

○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至

賢所重故特鼓之杜注此據日食爲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

言則月食亦有鼓孔疏○按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祭法七祀五祀其門

皆曰國門知此亦國門謂城門也傳云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皆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

又○以上莊二十五注疏

○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尚書傳云凡日食

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

也互相備

文十五年孔疏

○禮以雩宗祭水旱宗當爲祭皆有壇焉祭

門用瓢齋而巳用牲于社于門皆非禮也公羊云于社禮也非

葉夢得公羊傳識

○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班固

白虎通

○祭祀有幣猶人之燕享而有幣帛以將其意者牲者祭

之實幣者禮之文有其實者必成之以文此牲與幣所以不可

偏廢如廟中將幣三享之類也故大祀用玉帛牲牲次祀用牲

幣至於小祀有牲而無幣大者其文備小者其文畧理當然也

周官六號先牲盞幣次之禮宗廟之祭自牛豕以下至於稻粱

其末爲嘉玉量幣此皆以祭祀爲主故先牲而後幣乃日月之  
膏倅然而見天子陽道而尊也則伐鼓于社以攻之而已此夏  
書所以言磬奏鼓而不及其他也諸侯陰道而卑也既不敢攻  
若待齊戒祭祀而祈之則無及矣故卽其類於社以請之其主  
不在祭祀則用幣以達其意而已固無所用牲葉夢得春秋攷○周官  
射天烏以救日之功救月之矢及太陰之弓與枉矢鄭氏謂救  
日射陰救月射陽天子之禮也亦日食伐鼓攻陰之義蓋天子  
無所請攻之而已天子攻而不祈故不用幣諸侯祈而不攻故  
用幣晉悼公卽位請息民者云祈以幣更不用牲以從儉約則  
幣者祭之畧牲者祭之詳日食用幣蓋變出非常不能備禮是  
以致其畧而反用牲所以爲非也又○社者祭地元也其祭有  
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

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非禮故書耳

吳啟纂言

○社者地祇之祭祀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惟伐鼓於社僭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

趙汭屬辭

○書魯內祀

禘 大事 有事 嘗 烝

大事爲禘有事爲時祭辨 公羊三年禘五年禘之說辨諸儒禘禘禘禘二之說辨禘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

自出趙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躋僖公公鼓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舊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馮氏說辨

常事不書非時失禮則書之周禮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詩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祠禘者蓋一書嘗再書烝兩書禘皆爲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於祠禘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

陸淳纂例引趙匡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爲祭名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祠無失禮所以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于廟撰禮篇者亦因之先儒遂云諸侯三祭不知其本故也

陸道辨疑文二年引趙匡

逆祀曰躋順祀曰從已絕而附曰致祭而安主曰考

趙泐房辭

或以春秋大事爲禘祫有事爲烝嘗非也烝嘗四時常祭故書丁丑烝乙亥嘗不曰于某宮于某廟也惟三年一次祭故書禘于太廟或書大事于太廟其實一也案春秋閏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僖八年書禘于太廟是也文十八年二月薨宣三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宣八年書有事於太廟是也豈得謂之烝嘗也哉

黃仲炎通

說宣八年

胡康侯據公羊以大事爲禴又謂時祭稱有事禴祭稱大事竊恐不然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禴及其高祖則所謂大事者固指禴而言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祀上帝山川禘太祖皆云有事而謂有事爲時祭乎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然則大事有事亦祀事之通稱不得竟以大事有事分禴祭時祭也

左傳三  
餘偶筆

四時之祭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建子祭祀則用夏時桓八年正月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卽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卽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卽夏之季月

也然吉事先近月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

陸渚集例引趙三

以上總論內祀

禘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

禮記王制禘禘疏引賈逵

○禘諦也

冊府元龜引禮記盧注

○

禘之爲言諦序昭穆諦父子也

白虎通

○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公羊

文二年何注

○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穀梁閔二年范注

○禘者次第也

禮記王制夏日

禘疏引皇氏

禮記外傳曰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禘

王應麟玉海卷九十七

三年喪畢致新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祫於是大祭于太廟

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莊公喪未闋而吉禘故曰速也有事于武宮及

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禘于太廟禮之常也

各于其官時之爲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

或以爲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不知周之夏祭曰禘無緣取殷家祭名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益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常節仍計除喪卽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故無復常月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禘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

杜預釋例

禘有兩般有常禘有三年喪畢而後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人咎魯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是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于廟也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是常祭

李明復集義閩二年呂祖謙說

禘祫之說衆矣或以禘爲三年一大祭或以禘爲三年一大祭或以五年殷祭爲禘或以爲禘卽大禘或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三歲禘天子諸侯大夫用之而五歲一禘非天子不得用然則何所折

衷乎曰衆言殺亂折諸聖春秋有禘無祫魯語有同禘之說有禘自  
既灌之說未嘗及於祫也晉人告穆叔以爲寡君之未禘祀則禘爲  
三年喪畢之祭明矣春秋于文二年書大事于太廟此卽除喪而禘  
爾而公羊以大祫爲三年之祭以禘爲五年之祭公羊好爲誣誕不  
必案之舊典漢儒多治公羊春秋大率祖其說而戴詒又漢儒之雜  
說也是以紛紛之論未能歸一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制四時之  
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又三年一治兵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又  
三年一大祭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故三年大祭併毀廟之主而  
祭之也但三年之祭講於除喪祫入新主之時則謂之禘禘之爲言  
諦也新主入廟舊主當遷因合祭之而審諦昭穆之序也卽晉人之  
禘祀閔公之吉禘是也若講於非除喪祫主之時止於合祭而已不  
復審諦昭穆之序故不曰禘而曰有事曰大事卽公羊之所謂大祫

是也由此觀之則知三年大祭禘卽是禘而諸儒之論皆可廢矣或曰僖之禘于太廟非除喪禘主之時何以曰禘而不曰大事也曰僖之禘于太廟雖非除喪禘主之時然致夫人之主於廟而審諦之故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大廟雖除喪禘主之時然逆祀而躋僖公不得爲審諦昭穆故不言禘也

黃仲炎通說僖八年

禘祫之說紛紛不同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大小之說不同也王鄭大小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闕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於張純答云禘以夏四月祫於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

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終莫能一吾謂一其說折衷於聖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大事公穀以爲祫詩周頌商頌言禘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祫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是祫也禘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孔安國釋之兼禘祫言是春秋與詩有禘無祫而以大事爲祫者公穀也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無禘祫之說而以肆獻裸饋食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言禘不言祫而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

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也祫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公羊以大事爲祫諸儒遂以祫爲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卽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耳祫者因禘而合食也公羊求其說



不得以禮緯釋經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至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而先三後二先二後三秋禘冬禘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用之可廢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聖人之書也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爲不可

王十朋梅溪集禘禘論節錄○愚按顯慶論

禘正與梅溪合可謂先得其心足破諸家聚訟文中以禘爲禘所自出猶不及顧氏之考辨精覈故從剛

禘禘二名先儒久相爭執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禘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禘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禘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禘猶之特祭稱植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禘大禘稱大禘烝嘗禘稱烝禘嘗禘禘禘於是竟增禘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蓋歲時祭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禘禮不王不禘爾雅

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學記曰：不卜禘，不視學。總言大也。諸經傳言禘者，不能徧舉，並無一字及禘也。若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諦視。昭穆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於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卽其禮達於諸侯。左氏傳於晉亦有寡君之未禘祀語。又有烝嘗禘於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於傳文。至於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其無禘名則一也。其所以有禘名者，以說禘者偶易稱曰禘，而讀者不深察也。

毛奇齡  
禘禘問

祭統云春日酌夏日禘秋日嘗冬曰烝禘者特時祭之名耳國語每言禘郊之事載記每言嘗禘之禮禘嘗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王制云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植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五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禘哉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祭所自出於始祖之廟之說周固無是禮矣

孔廣森禮學危言

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謂新作之主卽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傷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植祫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植禘一植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植祫也言春祫恆特祀於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於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就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經有吉禘于莊公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

又

禘禘一事也禘從合是凡合祭皆爲禘也禘從帝取審諦昭穆公羊云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之爲大禘昭昭矣羣廟雖禘有大於此者乎故春秋於諸祭或書有事而於禘獨書曰大事公羊亦以禘之禘爲特大而著之曰大禘先儒泥於春秋書大事而不書禘公羊言大禘而不言禘遂謂別有禘祭獨杜預以傳無禘祭之文因以禘釋大事孔穎達卽而通之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禘斯誠不易之解矣或問曰春秋書禘屢矣文二年何以獨書大事曰躋僖逆祀故異其文也或曰曾子問所云禘祭及王制三時之禘果何說乎曰王制謂天子四時之祭禘嘗烝皆禘而非別有禘祭也鄭元以公羊所言爲大禘以王制每歲三禘爲小禘且云天子先禘後時祭皆牽合不足信曾子問所言要卽三時祭之禘耳

萬斯大學  
禮質疑

顧氏棟高曰今世之稱禘禘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執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之三頌春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於嚳者因祭法有禘嚳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子圓丘非謂宗廟之祭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於帝嚳而因以祭之也况質諸三傳禘之說又甚明文二

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禘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禘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舉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於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於禘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於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雖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手定而猶不足信

子雖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於魯也長發之言元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魯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與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乎况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於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

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詞此皆不深考於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又曰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釁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於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何則生民與閔宮之詩皆陳姜嫄商之長發頌有妣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

諱周云其父  
微故不著

且如史家之說

姜嫄爲元妃有妣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嚳之兄而堯自卽位至



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於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嘗之文出於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於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

又曰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禘禘卽禘禘卽禘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以爲禘禘卽禘也杜氏亦以大事爲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於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於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禘卽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不

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禘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禘蓋趙伯循因大傳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禘鬻之文遂爲此說殊不知帝鬻原非稷契之父厯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鬻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閔宮止及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堯爲親兄弟世本創其說於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於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謂禘爲祭始祖之所自出者厯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王服何范諸儒未之有也諸儒皆謂禘兼羣廟之主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復行於東漢而罷於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

如曹魏祖晉唐元宗建元元皇帝廟是也

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

詩書之說鄭元之徒又爲

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

致考而不知其無當於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

如中庸論語春秋皆言禘不言禘禘卽禘也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

無疑謂追所自出者乃無稽之語世特以朱子大儒旣從趙說不敢

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禘祭有事爲時祭于禘禘與

不知其實皆禘也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是篇參五禮源  
流口說注說

又曰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

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於周廟之文杜預謂此

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

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

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

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

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於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於闕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於周廟之文禘爲大祀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廟曠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夫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於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傳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

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

又曰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於魯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邇后稷邈姜嫄無一言及魯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魯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低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

以上俱見大事表吉禮篇

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故晉人辭於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之大禘

始爲僭用白牡牲僭也君衮冕夫人副褱服僭也用入佾舞大武大夏納夷蠻之樂樂舞僭也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者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寔祭用之其爲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是禘周公非禘文王也而趙伯循因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言無所依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記禮者之言非實也當時以禘爲時祭通稱故王制與論嘗烝並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於襄公惟禘於太廟用盛樂爲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殆爲魯言之乎魯之禘當卽是大禘蓋周公廟中旣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騂剛魯公牲羣公當其

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於太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特書禘于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卽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或兼及已毀廟之主也

江永鄉黨圖考

先儒說禘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所通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爲不王不禘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

惟杜氏謂三年一禘

其說小異其一以爲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畧而配以稷魯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八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可異也按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一一太廟一羣廟皆非祭始祖之父云禘

于莊公則非祭文王可知或曰禘以祭文王而于莊公故書以示譏  
曰禘果以祭文王則祭于莊公不得謂之禘矣春秋何得強名爲禘  
書禘于莊公則禘非祭始祖所自出明矣春秋所譏者以未三年而  
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曰吉禘于莊公非以于莊公爲譏也正  
如僖之禘于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于太廟也且春秋之辭別  
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  
王可知也春秋書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書者蓋烝嘗同日而祭  
不僅一廟而禘或植或祫不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爲誰何由是言之  
太廟羣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明矣其未  
書於經而但見於傳者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  
八年禘于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禘所自出王  
制郊特牲祭義祭統均無是說可疑者獨小記大傳祭法三篇王肅



一人如是解耳傳乃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記乃秦漢之際儒者所記不當以記疑傳况更遠於秦漢之王肅邪又按禘于莊公三傳皆以吉祭爲譏如合符然未有以于莊公爲譏者假使禘果以祭始祖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無一人知之一言及之乎又按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爲何禮不得以爲祭所自出不王不禘之證也自既灌而往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懸度定案如趙氏之說以祭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卽已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往朱子云失禮之中又失禮故發此歎亦委曲而費辭矣若聖人不答或問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朱子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

世之祖者其理卽難知不敢信爲然也又按僖三十三年傳云烝嘗禘於廟禘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禮記言禘祭之時者六皆列于時祭之內無五年一禘之說郊特牲祭義中庸皆云春禘秋嘗王制祭統則以禘爲夏祭要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言及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爲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亦未嘗以爲不王不禘也據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本非天子獨有之祭乃諸侯通用之禮也魯之僭失在用天子之祭器樂章而不在禘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可知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

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饗云云是魯禘之所以爲僭者在祭器樂章非以禘爲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左傳魯有禘樂之言合可互證也又王制篇曰天子植芻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芻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芻諸侯芻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禘烝按此文則芻禘烝嘗乃祭之名而植與禘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謂之植合祭謂之禘植卽專之義禘卽合之義禘嘗烝皆有禘則禘嘗烝之外不得復有禘祭矣植禘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植者卽春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禘者卽春秋之十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禘禘者卽春秋之但書己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盡合古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禘不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二年分屬之也明矣

崔述二大典考○按崔氏此篇考辨甚詳不能

蓋載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牲皆稱春禘秋嘗而主制祭統則云春禘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按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

錢大昕潛研堂集

春秋書禘二書大事一有事二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以禘表

之知宣八年有事太廟亦當爲禘而文二年之大事說者以爲大禘或以爲大禘禘與禘之分名馬季長謂禘大禘小劉子駿賈思伯謂一祭二名其行之疏數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又有一禘一禘之說按左傳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又於僖三十三年發傳曰烝嘗禘于廟其爲時禘曉然明白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伯循謂禘于武宮禘于僖公皆左氏妄說安有魯國元無此祭而鑿空妄說者乎孔時禘通行於天子諸侯非止魯國行之晉有禘祀見襄十六年傳則列國亦有行之者矣

張尙爰左傳折諸卷首卷四節采

王者大祭惟禘而已而後儒又有三年大禘之說不知禘者合祭而已非祭名也凡祭有特有禘特者分祭於各廟而禘者合食於太祖

之廟也如時祭則烝嘗皆有祫要所祫者僅七廟而止故謂之祫而不謂之大祫惟禘則舉遠近諸祖祧與未祧皆得合食是禘實乃大祫也

顧啓英經史疑論

以上論禘

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速也○公羊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注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閏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穀梁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

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杜注

○未三年而禘非禮也故書日

所以明其未三年者也書吉者所以明其不宜吉者也

朱子語錄○

莊公之薨二十有二月耳未吉而吉則忘哀而失其時猶在寢

耳更褻越而失其地

御集直解

○二十二月未應吉而吉也禘禮

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則於新宮行之非所禘而禘也

牛運震傳

○杜云時莊公別立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

不書

劉敞權衡

○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按是年春葬

悼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云未禘祀是烝祭既葬即可

行而禘祭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免喪禘禮吉也蓋祖

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

用吉禮故免喪而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

無所礙其義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

禘樂以數年爲常也蓋禘所以異於祫嘗者以其吉且非以其爲五年殷祭與祭始祖所自出也

崔述三  
大典考

○成王賜魯以重祭

者謂祈穀之郊與太廟之禘樂而已未聞以王者之大禘而併

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

一莊公喪畢之禘  
一哀姜致廟之禘

而他無聞焉

惠士奇  
春秋說

○愚按顧氏棟高稱萬季荃駁杜預以禘爲三年喪畢吉祭之說謂此乃魯未流之失春秋特書以示讓精當不易

僖入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是常事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書

若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也

孔疏

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

穆敘列夫人木主蓋各祔其君之廟四時有事夫人配享三年

大禘君夫人木主皆會於太廟先考而上以父子序昭穆於外

位先妣而上以姑婦序昭穆於內位

李明復集  
義引謝是

○禘卽禘也二



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于緯誓附會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  
僖公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至八年再禘者誤

顯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以上書禘二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大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

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

杜注孔疏

○大事于太廟春秋

記嘗記烝記禘記郊未有曰大事者此其曰大事何也曰是乃

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矣禘之謂也

劉敞傳 ○按

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閏二年書之已明此爲道祀書耳

張洽集注 ○

大事者吉禘也未除喪而吉禘非禮也其不曰吉禘而曰大事

者禘者審禘昭穆之謂也今行逆祀躋僖于閔上不得云禘也

崑仲炎  
通說

○大事者吉祭也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慎謂三年喪畢

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祭之本謂之禘其又名禘者以  
禘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禘後一月士虞禮稱禘月吉祭猶未禘  
妣故必當踰此禘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禮記又謂吉事先近  
日謂禘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  
先卜上旬是明明於禘祭之後改月卜日在二十七月之後今  
計僖薨至此祇二十二月其於再期之祥尙闕二月而遽行大  
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毛奇  
齡傳○愚按  
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者漢儒每援此爲禘禘相因之說何氏  
鄭氏謂三年禘五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三  
十月而禘楊氏復曰殷祭乃大禘之祭也五年而三殷祭謂三

年一禘五年再禘也彙纂從公羊謂是禘非禘顧氏從杜注謂  
卽是禘或云若是禘何以有或書禘或書大事或書有事之別  
當從公羊而黃氏仲炎解之曰以逆祀失審諦之義故不曰禘  
而曰大事持論亦通要之杜義顧說爲長見前總論○又按公  
羊但曰大禘曰殷祭禘合也殷盛也未有以禘禘爲二事之明  
文也何劭公本戴記緯書乃有禘異於禘三年禘五年禘之說  
而謂其所以異者功臣與祭不與祭也是可見其爲一禮而非  
兩事矣禘其名也禘其義也詳見前論

左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  
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公羊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注

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

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

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先父范甯注○僖為閔

庶兄而繼閔而立位當在閔下文公欲尊其父而躋之夫鬼神

有常祀昭穆有常位豈可易哉孫復尊王發微○兄弟一家之私恩世

統天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

哉趙鵬飛經筵○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太廟非禮一也僖公

之主未嘗入宮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程端學本

義○三傳釋逆祀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不可不辨左

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喻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為文祖也公

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無昭穆則無祖也胡傳因曰閔公為祖

僖父事閔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爲世一也非也杜預曰嘗爲

臣位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穎達發明此義頗詳見下非兄弟各

爲世也家鉞翁詳說○穀梁云逆祀是無昭穆非也孔氏正義云父

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閔當在僖

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蓋見兄弟同昭

穆爲一世魯祫祭當特設僖位於閔下汪克寬纂疏○按左氏以僖

爲閔臣位在閔下以子不先父孫不先祖穆不先帝姊不先姑

明之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謂祖禰昭穆之云

也至公穀則或以祖禰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併以左氏爲

證謂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同而不知左氏之說不然也以兄

弟爲父子而亂昭穆紊倫序之常損世次之數豈理也哉陸棻胡傳

辨○兄弟昭穆廟制諸家之說紛然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

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  
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  
祖不啻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  
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  
小宗伯所爲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有亂而辨之也如三  
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  
亂昭穆之序也甚矣彙纂案○閔公弟也實爲僖之君僖公兄也  
實爲閔之臣入廟之主有定序僖不得先閔明矣今文公私於  
其父序兄弟畧君臣升僖之主於閔之上非禮甚矣日講解義○  
躋僖公者躋於閔公之上魯以爲順兄弟之次而不顧乎逆先  
公爲君之次故曰逆祀也孔氏曰躋僖于閔是位次之逆非昭  
穆之亂也汪氏疑於兄弟迭爲君者如齊之孝昭懿惠衛之懿

戴文若兄弟各爲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其說甚辨攷于春秋書桓宮僖宮災又書立武宮立煬宮不曰廟曰宮則似廟中爲同堂異室之制隱桓一廟而各爲宮閔僖一廟而各爲宮兄弟不分世數而同昭穆者然文公以閔僖之廟爲禰其後隱祧而桓不祧閔祧而僖不祧是以桓僖各安於其宮歷世猶存至哀公之時而災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所

謂躋者位在閔上也僖嘗臣於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真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不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於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故兄終弟及必同昭穆斷斷無疑同昭穆而因其爲弟以兄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不可也

萬斯大○僖隨筆

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於太廟亟也何爲緩於祔祭而亟於祫祭也蓋孫祔於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者正爲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窺其意而爲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爲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

顧棟高吉禮表引華氏說

○躋僖公汪氏說斟酌

於情理間極不可易蓋惟兄弟同廟而意欲躋僖故遲遲作主者議未定也夫作主則當告祔於所宜祔矣今欲以僖繼閔則當祔莊欲以僖繼莊則當祔桓此所以遲遲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計決然後以主祔桓而不繼閔矣然不繼閔雖非而兄弟昭穆同廟則祔桓未爲失故作主之時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



時亦未見升僖之迹也必於大禘之際然後逆而躋之則新主

入廟之後同堂異室而僖居閔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未錄

本之義

李光地  
村語錄

○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

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此說最明公羊謂先禘後祖以世

數論之閔在僖前是閔爲祖今乃以禘而居前是後祖也穀梁

以爲無祖者升僖於閔則文公似以閔爲禘而以禘爲祖是無

祖也胡氏以爲閔僖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臣子一例也其解

誤矣

徐文靖管  
城頌記

○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於周書或者殷

人以兄弟爲世世次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

也左昭右穆一成不易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

爲兩左兩右祖禘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正繼體而發

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所云禰祖者卽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爾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公羊何休之解未誤後儒說之者誤也

胡承珙釋志

以上書大事一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凡祭自三年

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拂而行事可何休注 ○釋孫

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釋詁云釋陳也陳昨日之禮以賓

敬此尸也疏 ○爾雅云夏曰復昨殷曰彤周曰釋謂之復昨者

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彤者彤是不絕之意也謂之釋者釋陳昨

日禮也揚土助疏 ○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也

故人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禮大夫卒當祭

則不告終事而問則不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

全始終之恩於臣子胡傳 ○釋者祭之明日享爲尸之人及凡執

事助祭之人也穀梁子謂祭之日一日享賓是也在商謂之彤

在周謂之釋黃仲炎通說 ○曾子嘗問於孔子曰諸侯之祭俎豆既

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大夫卒不

廢祭也然則釋之得廢何也釋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釋祭尹

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釋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釋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旣以是爲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間其死而不哀者釋於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廢矣

葉夢

得傳○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文舞一名箛舞又名羽舞吹箛

秉翟也萬入去箛者二舞俱入去羽舞吹箛者

任克寬纂疏引呂祖謙

○

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

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釋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

李廉會通

○去

箛不如弗釋故曰猶遂雖賊臣旣卿之宜待以卿禮不得慢與

討賊之義並行不悖也

高澗然釋經

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卽夏建

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  
建巳之月鄭釋廢疾云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  
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  
記正義○諸  
儒以有事爲時祭議不在祭故不書祭名若爲時祭則此當是  
夏禴按時祭舉於四仲周之丞享用夏時則夏禴當在七月此  
書六月未必是禴祭也張自超宗  
朱辨義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禴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禴  
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傳云禘而經略言有事者不爲禘祭  
而書爲叔弓卒而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  
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

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箛舞也

孔疏

○大臣恤事而卒於其

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

胡傳

○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祭之失

故略之

汪克寬纂疏

○去樂與去箛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

聞赴故祇於明日祭時稍去箛以示哀戚去箛者但去箛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箛舞將入而恤事者死則並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箛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事而輕卿喪如此

毛詩

麟傳 ○文定謂書

以紀禮之變固是據左氏則叔弓恤事而卒亦事之變也叔弓

之卒不可不書因恤事而卒故不可不并書其事

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書有事一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

多芬芳具備故曰烝

何休

○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

月復烝見瀆也

杜注

○傳閉蟄而烝杜注謂閉蟄係建亥之月說

者因以春爲過時非也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春秋用周正紀事而祀典則用夏正此正月是夏之仲冬周禮以爲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仲月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正月是下限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穀梁曰志不時也此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參孔疏胡傳

○周正月得其時矣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之

失也杜氏得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非也

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

○四時

之祭惟烝爲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

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備之非暴殄天物

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爲五月烝起也

趙黜飛經筵

○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

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况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

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書之

汪克寬纂疏

又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何以書譏亟也○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

爲不備也黷亂甚矣

程子經說

○春秋有再書一貶者春王正月己

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胡傳

○四時之祭祔爲薄烝爲盛再舉

盛祭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黷于祭視春秋譏再烝

李光地榕村集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何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禘于太廟禮曰日

用丁亥大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

也儀禮饋食少牢禮注春秋宣入年書辛巳有事于太廟文二年書八月

丁卯大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

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必須亥者案月

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

法亥爲玉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

用餘辰也義疏○志不時與不敬也未月而嘗不時也災以壬申

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不敬也

胡傳

○四時之祭常事不書今書

者以壬申有御廩之變遇災而懼未可以遠有事於祖考况祭  
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然以四日

之間遽舉嘗祭乎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滅裂

概可見矣

張洽集注

○御廩災在致齋三日之前是嘗之不謹而災

於齋之日也

程端學本義引趙與峯

○三傳惟穀梁得之公羊以爲不如

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耳豈真以嘗爲可廢乎而何注以爲

宜廢祭自責謬矣左氏曰書不書也尤失實苟不書何必書

李廉

會通

○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非謂其以

廩災之餘而施之嘗祭也嘗必以新不以陳魯禮雖亡必不以

災餘之陳而嘗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穀梁以爲未易之餘而嘗讓

其以災餘之米供粢盛也考周禮祭祀先十日戒享是時廩人

已扱以授春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春之粟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非也牛  
素○穀梁以御廩所藏爲既春之米故曰未易災之餘而嘗考之周官廩人職大祭祀其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春人是御廩所藏固未春也春人爲米以獻於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饌人使爲粢盛非兼旬莫辨壬申距乙亥甫四日則粟之出廩久矣以此知穀梁之說非也但遇災之後不改卜而遽嘗則未免慢易耳

日講

○杜注以災不及穀爲不害而正義引服虔

則云魯災而祭不以災害爲恐也按左氏嘗從服解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小心潔祀所以敬祖不論穀之害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又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

遠日是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則三傳並通

臧珠經義雜記

○傳謂未

易災之餘而嘗非也以災餘供粢盛非事情也壬申至乙亥僅四日粢盛出廩久矣故嘗不廢此以不時書非用災之餘也傳曰米而藏之御廩亦非也御廩藏粟不藏米春人職祭祀共粢盛之米詩曰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揀

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參

○愚按存耕

趙氏辨穀梁未易災之餘而嘗之說是也禮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濯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則非以災餘供粢盛明矣日講方郝牛氏所辨藏廩是粟非米亦精

以上書烝二嘗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貴復正也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

故通言先公杜注○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是

逆也今升閔在僖上是順也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

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

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蓋併取先公之主盡

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故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退

僖升閔懼于僖公之神故就僖廟行之徙上世之主就食僖廟

亂臣所爲也孔疏○逆祀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徧祀先

公也蘇轍集解○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爲順橫爲逆先公者何閔

公也執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爲逆祀陽

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說於魯人

葉夢得傳○

復文公之逆祀也趙訪曰前言躋則後可降後言從則前爲逆

互文見義

孔廣森公羊通義

○春秋之志祀事或曰郊或曰禘或曰烝

或曰嘗必正其名也或曰于太廟或曰于某宮或曰于某公必

指其所也今此但曰從祀先公而已以傳考之十月禘于僖公

然而不書者以陽虎矯舉之是以略之夫祀者國之大事宗廟

者人之大倫也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處其升降此以見

公室之削三家之微而國命制於陪臣也

張大亨通訓

○凡傳與經

必不可合者不得強經以從傳若其義之可通者又不得從今

而廢古也小人欲有所爲必舉從來不正之事公論所不與者

取而正之以邀衆譽而收民心陽虎欲去三桓而先正閔僖之

逆祀亦此意也不書僖公者何氏以爲兼閔公言是也

朱朝瑛畧記

○從祀三傳謂正閔僖之位胡傳從馮說獨別汪氏克寬兩存

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莊公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彙纂○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其說似可聽然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於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况定立已八年豈無禴廟經既書葬我昭公則卒哭禴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毛奇齡傳○胡氏引蜀人馮山之說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太廟果如其說則當書

曰禘於太廟用致昭公矣今但書曰從祀先公上無可承何以見其為昭公恐春秋無此鵠突文法也似當以左氏為正

葉西究遠

○胡傳非也蓋以從祀為附祀係後世俗稱春秋時文法未必

有此且果係昭公此時入廟則當大書特書以著季氏之不臣

何為反隱昭公不言是欲為誰諱乎三傳之說必有所據無容

另出新意為也顧棟高大事表 ○又按閔僖皆有諡安得統謂

之先公据左氏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遍乎羣公也

又引荆南馮氏說 ○三傳之說為正若云昭公至此始得耐廟

則元年七月癸巳已葬我君昭公矣既定諡安有不耐廟哉讀

左氏季氏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爭之乃止又欲為君惡諡

榮駕鸞爭之乃止使當日而不耐廟榮駕鸞有不爭者哉固知

三傳說是而馮山之論近鑿也

陳遷鶴疑

○從祀者何順祀也先



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  
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二公之位次也曷爲不言躋閔公彼  
所升者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  
位故通言先公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  
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  
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  
可從胡氏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  
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  
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爲不協  
且昭公不得稱先公考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  
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  
秋恆例但書葬而卒哭耐廟諸禮可推經旣書昭公之葬則昭

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考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若從徧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

考之其失且妄者見矣

牛運震傳

○馮山以爲昭公從祀不知經書

謚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况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煬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禘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遠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

姜柄璋讀左補義

○據傳順祀閔僖而先公以凡舉固混胡氏主昭

公從祀太廟而從祀不言孰從以文義考之從宜訓順而先公

非專指閔僖蓋舉魯不順之祭至是皆從故直書從而先公不目也魯不從之祭如桓僖應禘不祧錫武不應立而立既比於親廟別於毀廟合食時均不能無撓越不必專指躋僖一事也

高澗然

○愚按程積齋或問駁三傳彙纂案以下駁胡傳顛氏釋經

云三傳不可易自當依據傳說而論後君之於先君有專稱不得稱先公則毛西河牛空山引證尤確論經文稱先公不言閔僖則姜白巖高雨農疏解特明○又按朱睦擇辨疑以爲陽虎從祀太廟姜氏竇取其說謂從祀如今制之陪祀其說似新然以從祀連屬下文盜字春秋無此倒裝史法且書盜從祀非體也○連書祀先公竊弓玉則非二事也記曰陳其宗器則弓玉以祀而陳虎因竊得之傳稱祀於僖公經不言禘者所書重在竊弓玉而不在祀書祀見當祭而難作也

王夫之

○叛臣變制

不書所自必假定公之命爲之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私相移易者也袁宏後漢紀載周舉議廟制引

此指爲定公事可證

毛奇齡經問

以上書從祀先公一

○書魯樂制

六羽杜解辨公毅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

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

朱干設鐸而舞大武諸侯之悟禮也

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

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

陳祥道禮書

聲音之道與政通等威之辨亦嚴焉周衰禮廢樂壞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僞舞鄭厲公享惠王於闕西辟備六代之樂下陵上替甚矣

程公說  
分記

○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僭矣其末流大夫舞佾以雍徹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故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目而已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然後樂正然魯不用故師摯等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不得其職則去也 又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傳胡黃程張諸說見僭禮門○公羊六羽者何舞也○穀梁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甯注佾之言列入人爲列羽翟雉之羽夏大也謂大雉大翟翟雉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于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尸子言詩請侯僭侈皆用八佾魯能自減厲而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

有樂疏

○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佾干羽之總稱羽象文德

干象武功止用文舞故謂之羽而不曰佾

注克克 纂疏

○五經異義

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

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是雉羽也

詩疏

○案許

君從毛說爲是今制籥舞用翟羽陳氏禮書據詩值其翟羽謂

古之羽舞以翟或鷺愚謂鄭氏注地官舞師羽舞云羽析白羽

爲之形如帙蓋用鷺羽也

梁履繩左 氏補釋

○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

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

孔廣森公 羊通義

○通典樂七

按顧氏所 引東坡志

林也今考通 典先引改正

引宋書樂志傳隆曰杜解左傳諸侯用六以爲三

十六人非也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下降

殺以兩兩者減其一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

襄十一年晉悼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

列之證也

類炎武杜解補正○按王伯厚玉海卷一百七亦引宋志傳隆之言又引服虔注云天子入八諸侯六八

大夫四八士二八謂其義甚允困學紀聞亦載之

○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

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土二爲二八十六也宋傳隆之云若如

杜注士祇四人豈復成樂故以服說爲是

洪亮吉左傳詁

○昭二十五

年傳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惠棟曰傳氏言四人

爲列尙不成樂况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又○羽敔服杜說不

同服云每佾八人杜云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隆辨杜之誤

通典載之又載蔡邕月令章句每佾八人說亦相同則服義是

翁元圻困學紀聞注

○愚按傳隆語載宋書樂志九

顧氏錄通典引證語皆傳隆語

公羊曰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非也古者禮之大節有四而已天

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

廟此見於廟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

葬士踰月而葬此見於葬者也其於樂亦然故天子宮縣諸侯  
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未有五等諸侯而各爲之制  
者也故惟宮室車旗衣服各隨其命數其他未有不同者何獨  
此而以公侯爲辨乎

葉夢得公  
羊傳識

○衆仲所問羽數實周之制而

公穀又分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按周之廟制與葬期自天子至  
士皆以二爲殺公侯伯子男總曰諸侯無分等差何羽數獨分  
公與侯邪若五等皆分等差則子男大夫士竟無之矣其說難  
通

徐庭垣  
管窺

○先王制禮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未聞用於

妾母之廟也未流之弊甚至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其亦

始之不謹者乎

王元杰  
識義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萬舞名箛管也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萬舞去箛惡其聲聞

杜注

○箛如管六孔吹箛以節舞也孔疏○萬舞

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箛舞文舞之別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

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箛秉翟羽也鄭康成據公羊傳以

萬舞爲干舞蓋公羊之誤也萬入去箛者文舞二舞俱入於二

舞中去羽舞吹箛者以其有聲也

呂祖謙左傳說

○杜氏預以萬爲舞

名無干舞箛舞之別公羊以萬爲干舞箛爲箛舞則文武分焉

二說不同孔氏穎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條則依

違其間未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

則萬兼文武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專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

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朱子亦用其說

則公羊非也今故刪之

葉纂

○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

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

左手執盾右手執斧

文舞用籥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

舞且曰萬者千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

籥秉翟皆不通矣

毛奇齡傳

○太廟既卒事矣聞卿佐之喪可以無

釋而釋猶不廢至於萬舞惡其聲聞而去籥焉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也

黃仲炎通說

○春秋書大夫卒猶釋者一書去樂者一禮樂

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不得妄有損益故祭畢

聞大夫卒則宜廢釋當祭而泣事大夫卒則宜去樂一失一得

史皆書之以謹亡失之漸也

趙汭屬辭

○何休云萬者武樂篇名又

引春秋說文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徐彥疏

云武王會八百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以萬是總名故據以言

耳附會之說也

吳浩公羊義疑

○愚按梁氏補釋據莊二十八年傳以

萬爲習戎備謂萬爲武舞無疑似誤萬爲一舞總名當從呂說  
既是總名則習戎備固可稱萬而非名專屬於武舞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備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趙氏說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終

卷三十六補

社祭論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元大元土元后土社是也鄭氏釋地元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大元鄭無明釋土元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於大宗伯大封告后土曰后土土神不言是社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又曰后土社神其答田瓊則曰后土不得爲社按尚書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經文可證者秦誓曰郊社不修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然則社卽后土后土卽社鄭氏所釋兩歧四者之說更相背反而方邱北郊復爲二說

終莫能定至胡氏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元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元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故朱氏釋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胡氏說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說祭地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元於北郊二也神州讖緯之說後人非之而尊鄭者又以方丘北郊合爲一夫詩書易春秋儀禮皆無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之說漢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所引祭地於秦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見鄭志今戴記無北郊之文攻鄭者多攻神州之說合祭之說而不能辨北郊之不經及以地爲郊

之失春秋書魯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  
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朱  
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或謂  
社不足以盡地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是以致疑按先儒謂尊無  
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  
公私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  
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蓋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  
若武成之告于后土大宗伯建邦國先告后土是也左祖右社則言  
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陳祥道禮書釋社后土泥鄭氏說謂建  
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會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可乎

袁稱請  
客居土

集○與前董  
氏豐垣說同

祭地不同於祭社經有明文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云天

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是祭地祭社尊卑殊而廣狹異今考其禮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禮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又以夏日至致地元此祭非諸侯所得與其不同一也詩周頌載芾序春祈社稷夏耜序秋報社稷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時以春秋冬未有以夏至者是祭之時不同二也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陰生日之甲陽始是祭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澤中社稷在庫門內是祭之地不同四也儀禮祭地瘞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禮器瘞理於素折用駢犢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犧尊疏布鄒周禮鬯人社墮用大鬯是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袞衣祭社稷希冕是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獻祭社三獻是獻不同九也地以后稷配社以句龍配是配不同十也地爲大祀社爲次祀是等不同十一



也陳氏禮書周禮或言大元或言地元或言土元蓋大元則地之大  
者也地元則凡地之元與焉土元則五土之元而已是稱元不同十  
二也大司樂五變而致土元入變而致地元是樂之致元不同十三  
也經傳所載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峰謂古者祭地于社猶  
祀天子郊引泰誓禮記周禮之文見前以社對郊社卽祭地別無地  
元之祭以後世立社又立北郊爲失之揚信齋辨之曰禮經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  
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  
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祭一國之地國外不  
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祭天下之地極所至無界限也故以  
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得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以後世立社又  
立北郊爲失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夏至方澤順陰時因陰位所

謂正祭也左祖右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祭則於社所謂告祭也按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地惟夏至一祭者以軍旅會同田狩災眚皆有事於社祭社皆所以禮地祇故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而地之正祭不嫌於疏也正祭不嫌於疏而社又無乎不祭此社之祭所由與郊並稱吳幼清曰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所辨明確近儒朱鶴齡齊召南顧棟高蔡德晉諸人尚沿其誤秦蕙田五禮通考愚按此論較前袁說更明確周至

樂制六羽

俗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爲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八行每八人爲行八人六十四人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故諸侯六佾皇侃論語義疏